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水浒概说

何 满 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水浒概说

何满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沪新登字 109 号

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

水浒概说

何满子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7×960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3 字数 77,000

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000

ISBN 7-5325-1502-8

I·762 定价: 3.00 元

目 录

一、文体

《水浒传》属讲史体小说·····	1
有限的史料·····	4
讲史以话本为支柱·····	7
依徙于讲史体与小说体之间·····	12

二、版本

《水浒传》版本的基本知识·····	17
形成简、繁本的原因·····	20
简本和繁本的先后及其演进·····	24
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·····	30

三、作者

《水浒传》是集体创作·····	37
施耐庵两番遭厄·····	41
施耐庵之谜·····	44
不宜轻易否定施耐庵其人·····	49

四、意象

意象与形象·····	54
《水浒传》是农民起义的史诗么?·····	57
《水浒传》形象呈送出来的意象·····	60

市民意识的社会风俗史	65
五、形象	
人物(上)	72
人物(下)	78
情 节	87
场景·气氛·节奏	93
六、金批	
《水浒传》的最后一个文本	100
金圣叹其人	103
金圣叹如何删改《水浒传》?	112
金圣叹的“手眼”和文学观	119
七、影响	
中国社会的“水浒气”	128
《水浒传》的续书和仿作	135
《水浒传》与姐妹艺术	141
《水浒传》在国外	146

一、文 体

《水浒传》属讲史体小说

与《三国演义》同时出现于元明之间的《水浒传》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、最成功的白话长篇小说。从小说的文体论说，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把这书定性为“元明传来之讲史”。“讲史”是宋代民间说话艺术四大家数中的一家。用南宋人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所记宋人“讲史书”的性质，是“讲说《通鉴》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”的。这种小说文体最标准的代表，是宋人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》等书中所记的“说三分”、“说五代史”等。如“说三分”演述汉末群雄纷争中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以迄三国统一于晋的历史事迹；“说五代史”演述唐朝崩溃后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兴灭的历史事迹，都是以前代王朝的“兴废争战”为题材的。因此，“讲史”都是历史小说；朝代的兴废又由武力争夺决定，“讲史”因此也是战争小说。

《水浒传》也描写了梁山泊好汉和宋朝官兵的

争战，还写了梁山一伙被招安后为宋王朝征服方腊起义(后来又加上征辽、征田虎、王庆)的战争，但梁山一伙参与的战争，有些是(如征辽等)虚构的，并无史实依据；有些即使有，也是局部的、规模不大的地方部队绥靖盗寇的战争，事迹也于史无据；只有方腊起义是史实，但不久即被镇压。这些战争即使被小说尽量夸大了，也仍然不能决定宋王朝的兴废，拿上引宋人“讲史书”的标准来衡量，实在不能算纯粹的“讲史”；至于《通鉴》和“书史文传”上的根据，比起《三国演义》等较正规的历史小说来，更是稀薄得远，因此称不上历史小说。

为什么鲁迅把《水浒传》定性为“讲史”，而且历来的小说史家也从无异词呢？这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小说文体论上的根据；一是《水浒传》最初成因上的根据。

在宋人说话四家之中，有两家就是后来白话小说的滥觞，一是小说，一是讲史。小说是演述短段子的故事的，即我们现在文体概念上的短篇小说；讲史是连续演述的长篇历史故事，即现代文体概念上的长篇小说。历史小说是中国长篇小说开创期的唯一品种。

不论小说或讲史，说话人所据的底本，原来都称“话本”，但在小说的演述中，有的常用歌声和

器乐陪奏，现存明代嘉靖年间刻印的《清平山堂话本》中，有几篇话本中还留有“奉劳歌伴”演奏的字样，为当时的短篇话本的夹有歌唱留下痕迹。而讲史则纯粹用平白如话的言词讲述，故称“平话”（以后也有写作“评话”的，取有讲有评之意，则是后起的新义，不是本义）。现存的讲史话本，如《五代史平话》残本，元至治间（1321—1323）新安虞氏所刊行的《三国志平话》等五种“全相（绘画本）平话”，就全都以“平话”来称讲史。为了便于分辨起见，后人就不再用“话本”来称长篇的讲史，“话本”一词由短篇小说独占了。

梁山泊英雄故事最早出现在《宣和遗事》中，是该书的一个段落。《宣和遗事》的主体正是讲北宋徽宗时的故事直到北宋的灭亡，正是讲述王朝兴废的讲史体。今存明代修绠山房《宣和遗事》的刊本，书尾便刊有“新镌平话《宣和遗事》终”一行文字，证明这书是讲史科的话本。《水浒传》从文体来源上讲，正从讲史体的《宣和遗事》中的部分梗概展开扩大而成的，因此不论从文体（最初的长篇小说和“讲史”是同义词，除了讲述历史兴废的历史小说以外没有别的长篇小说）上还是从《水浒传》成书的始源讲，《水浒传》应归为讲史类小说。

有限的史料

讲史既是讲说《通鉴》和史书文传的，那么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好汉们究竟有多少史料可供演述呢？只能用鲁迅小说《孔乙己》里孔乙己的话回答：“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靠这点有限的史料，是无论如何生发不出篇幅如此浩大的《水浒传》来的。谓予不信，现将除了征方腊部分（方腊的史料倒要比宋江一伙多得多，多的也不是宋江们去征方腊，而是方腊集团本身起义的史事；方腊起义的事件和历史影响无疑比宋江们的活动大得远）的有关宋江的史料引录如下：

宣和三年二月……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，又犯京东、河北，入楚海州。……五月丙申，宋江就擒。（王偁，《东都事略·徽宗纪》）

宋江寇京东，（侯）蒙上书陈制贼计曰：“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、京东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，其材必过人。不若赦过招降，使讨方腊以自赎，或足以平东南之乱。”（《东都事略·侯蒙传》）

张叔夜……出知海州。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，趋海岸，劫巨舰十数。叔夜募死士千人，距十数里大张旗帜，诱之使战；密伏壮士匿海旁，约候兵合，即焚其舟，舟既焚，贼大恐，无复斗志。伏兵乘之，江乃降。（《东都事略·张叔夜传》）

张叔夜，字嵇仲，有文武大材。起知海州，破群盗

宋江有功(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八十八)

宣和二年十二月,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、河北,至是入海州界,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。(李焘《续宋编年资治通鉴》卷十八)

宣和元年十二月,诏招抚山东盗宋江。(李焘《皇宋十朝纲要》卷十八)

以上是南宋人杂史、编年史中所记的关于宋江事件的全部材料,宋人史籍中这方面的材料尽在于此,再有也是同义重复;元人修《宋史》,列传中侯蒙、张叔夜两传中有关宋江的部分也全部据此。只在许幾、任谅两传中多了一点梁山泊的背景材料,也引录于下:

许幾知郓州。梁山泺多盗,皆渔者窟穴也。幾籍十人为保,使晨出夕归;否,则以告,辄穷治,无脱者。(《许幾传》)

任谅提点京东刑狱。梁山泺渔者习为盗,荡无名籍。谅伍其家,刻其舟,非是不得辄入。他县地错其间者礧石为表。发盗则督吏名捕,莫敢不尽力,迹无所容。(《任谅传》)

史籍之外,私家的笔记中倒有两条值得注意的重要材料,一条是洪迈《夷坚志乙志·蔡侍郎》(卷六),叙户部侍郎蔡居厚于宣和七年罢官后,回金陵疽发于背而死。病危时其妻延道士设醮,请所亲王生作青词祈命,王生暴亡三日而复苏,自称魂游冥府,见蔡侍郎在冥府备受酷刑——

……回望某云：“汝今归，便与吾妻说，速营功果救我。今只是理会郢州事。”夫人恸哭曰：“侍郎去年帅郢时，有梁山泚贼五百人受降，既而悉诛之。吾屡谏不听也。今日及此，痛哉！”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据以推断，疑梁山泊一伙好汉的下场可能就是如此。因为冥报虽系虚拟，事实恐不易无中生有地捏造。而且宋江一伙史载为张叔夜于宣和二年（《东都事略》作三年）所讨捕招降之说，同时人的材料中就有牴牾的记载。1939年在陕西府谷县出土的宋人范圭撰文的《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（可存）墓志铭》（刊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二期）所载就大不相同：

……方腊之叛，用第四将从军。诸人藉才，互以推公。公遂兼率三将兵，奋然先登，士皆用命。腊贼就擒，迁武节大夫。班师过国门，奉御笔：“捕草寇宋江。”不逾月，继获，迁武功大夫。

据这一记载，则一，宋江不是张叔夜招降，而是折可存捕获的；二，捕宋江在讨平方腊之后。第一点和《东都事略》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之张叔夜降宋江异；第二点则与上《北盟会编·童贯别传》之“贯将刘延庆、宋江等讨方腊”异，而和《宋史·徽宗本纪》的宋江降于平方腊之次年同（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取《本纪》说，并在《通鉴考异》中断《北盟

会编·童贯别传》为误。后来的治史者如黄以周《续通鉴长篇拾补》则又以毕沅说为非)。这些记载上的出入与小说关系不大，但仅就招捕宋江的人，就有张叔夜、蔡居厚、折可存三说，便可知讲史艺人要根据《通鉴》史传来讲说是何等的困难。不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，打个比方，关羽为吕蒙所败，为吕蒙的部将潘璋所擒，都是史有明文的，可据以演述；而宋江故事则史料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事迹又矛盾百出，纯粹的讲史是无法措手的。

《夷坚志》之外，更重要的南宋末周密《癸辛杂识续集》卷上有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一条长达二千余字的记载。这条笔记中所引述的龚圣与（开）所作的对宋江等人的赞语和序文，可算是《宣和遗事》以外早期对宋江事件最详尽的材料了。更值得重视的是，与《宣和遗事》参照，显示出了《水浒传》故事史传以外的更重要的来源，民间传说的来源。

讲史以话本为支柱

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是龚开为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画像所作的赞词。序言道：“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，不足采著，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，士大夫亦不见黜。余年少时壮其人，欲存之画赞，以未见信书载事实，不敢轻为。及异时见《东都事略》中

载侍郎《侯蒙传》……”这几句话至关重要，说明了宋江等一伙好汉的故事，士大夫是从“街谈巷语”得知的。龚氏本人就是先从“街谈巷语”获悉以后，才从《东都事略》这样的“信书”中找到印证。这种“街谈巷语”如此动人，以至南宋画坛的高手李嵩能为之传神写照，士大夫也欣然乐闻。所谓“街谈巷语”，就是指民间说话艺人的演述。古代文人是一向将小说称作街谈巷语的。

龚开和为宋江等作画的李嵩，可能已从讲史艺人那里听过了《宣和遗事》的宋江故事部分，只须对照一下画赞中的三十六人，和《宣和遗事》中的三十六人，只有三个人不同（《三十六人画赞》有呼保义宋江、两头蛇解珍、双尾蝎解宝，而无《宣和遗事》中的入云龙公孙胜、豹子头林冲、摸着天杜千）和少数名字传写上有歧异，其中宋江，在《宣和遗事》中是看天书的人：“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，使呼保义宋江为帅”，实际上彼此只有两个人不同。这两份名单如此接近，说它们同源，当非臆测。

然而在《宣和遗事》的叙述中，除了十分简单的故事线索外，情节简单，几乎没有刻画人物性格，那么《三十六人赞》对人物赞词中所包含的品格特征是何所据而云然的呢？合于逻辑的推论一定是讲史《宣和遗事》之外，还有较细致地刻画

人物性格的另一种“街谈巷语”，其合理的承担者必是与讲史同在瓦舍勾栏中演唱的小说。灌园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中记宋代说话伎艺说：“‘讲史书’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；最畏‘小说’人。盖‘小说’者，能以一朝一代故事，顷刻间提破。”说小说者能如胡祇遹《紫山大全集》中所形容的，“使观听者如在目前，谛听忘倦，惟恐不得闻。”即能在一小段时间里以细致生动的描写，精采动人的渲染来完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故事，有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篇小说。

这种推断有没有根据呢？有。南宋人罗烨的《醉翁谈录》甲集卷一中，有《舌耕序引·小说开辟》一节，论述小说一家所包括的灵怪、烟粉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等等子目，并择要列举当时演唱的篇目作例。其中有《石头孙立》，属公案类；《青面兽》，属朴刀类；《花和尚》、《武行者》，属杆棒类。举的当然是当时有名的典范性节目。以上几个无疑是以梁山好汉为题材的小说。可知从南宋起，就有讲史类的宋江等人故事梗概性质的演讲，同时又有小说类的梁山好汉故事的细致描述。《宣和遗事》宋江故事部分陈其骨架，众多人物的小说具其血肉；逐步演进，不断增饰，这就是传统积累型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成书前早期传播的大致情况。

同时还不可忽视中国小说发展和姊妹艺术戏剧的密切因缘。早期戏剧艺人和说话艺人同以瓦舍勾栏为献艺场地，彼此的密切交流和相互取资、借鉴是意中事，连想排除对方的影响都不可能。水浒故事为小说艺人所演讲，取得成功，在群众中获得佳评后，随之就为戏剧艺人写成戏曲搬演。戏剧中的水浒故事当然不是单纯地取资于小说，和小说一样，戏剧也有从民间水浒英雄传说故事的来源，可据以另出关目与小说竞秀。宋江一伙是辗转攻掠于京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淮阳的“流寇”，所过之处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，好汉们的故事在各地民间有广泛的流传，并为各地民间说唱艺人所创造附益，盖自南宋时已然。戏剧中以水浒人物故事为题材的，据现有材料，早在金元之际“与关汉卿莫逆交”（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）的杨显之就已创作了《黑旋风乔断案》一剧。现存的元人杂剧六种，除了《争报恩三虎下山》、《鲁智深喜赏黄花峪》两剧姓名失考外，《黑旋风双献头（功）》为高文秀作，《报冤台燕青博鱼》为李文蔚作，《梁山泊李逵负荆》为康进之作，《还牢末》（叙李逵故事）为李致远作。这四人都生活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至十四世纪初叶，为元杂剧的早期作家。这些杂剧的情节虽和现在小说《水浒传》互有异同，表明当时水浒故事尚未完全定型，尚在自

由发挥之中；但从这些戏剧中，通过人物的关白，可以看出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梁山泊故事作背景。这个水浒故事也许曾写成脚本而早已亡佚，也许只是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演述，总之是一个为不同的剧作家所共知共守的水浒故事的基本轮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的水浒故事，已不仅如《宣和遗事》中三十六人，而是如《双献头》中宋江所自述的，已发展为“某聚三十六大伙，七十二小伙”的一百单八人齐备的故事了。情节也不仅如《宣和遗事》那样，叙宋江杀了阎婆惜就逃到九天玄女庙，得天书而径上梁山；在《双献头》的宋江自述中，杀阎婆惜后发配江州，三打祝家庄等情节均已具备。这些基本情节和后来的《水浒传》相同，可证十四世纪前期，水浒故事已不是《宣和遗事》式的草率骨架，而是有了为当时剧作家所共守的接近于现行小说《水浒传》基本情节的本子了。否则，小说与戏剧各不相谋，决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。

还值得注意的是，十四世纪前期，也正是中国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，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几种历史小说的雏型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七国春秋平话》、《前汉书平话》、《三国志平话》等“全相五种平话”，都刊行于元至治间。最早的《水浒传》即使没有写定，也应于此时期酝酿成熟了。

根据上述的早期资料，我们可以推断，《水浒传》不是由纯粹的讲史单线发展而成，而是连缀了各种演述水浒人物故事的单篇独立的小说，纳入《宣和遗事》以来的讲史体裁，即历史小说的体裁。史传所载的那点宋江等人的事实是不够“讲史”之用的，只能依靠取自民间传说的文情并茂的“小说”，组织成规模巨大的英雄史诗。长篇小说《水浒传》是传统说话家数“小说”和“讲史”的联姻。

依徙于讲史体与小说体之间

《水浒传》系由好多个独立自足的梁山好汉故事缀合而成的痕迹是很明显的，即使在经过了数百年艺人和文人的增损、弥缝、润饰的今日的各种文本中，拼凑的痕迹也未能完全磨平刨光。总的说来，在这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小说体和讲史体之间摇晃。小说占优势的场合，便人物生动，情节合于生活和艺术的逻辑，能辐射出时代和人生的深刻内容，达到很高的美学成就，《水浒传》的艺术魅力可说是由此而来。当它向讲史的一侧靠近时，便形象枯涩，情节每每不合理而且程式化，缺乏血肉饱满的生活气息，很多地方只是在走过场，把情节讲述出来而已。梁山泊全伙受招安以后的大段情节（征方腊部分又稍有生气）的平庸疲沓，缺乏吸引力，就是因为失去了精工